
Pick-Up

从演与教中，给学生打开另一扇门——《赛马会中国诗人别传教育剧场计划》

在背诵式的传统教育制度下，该如何打破学生的沉默、触发他们的创作意欲？



过去三年，艺团教育剧场计划以“中国诗人别传”为主题创作，在“艺团造访”的最后部份，学生需共同创作新诗。

2022-08-29

Pick-Up

在一般的“演者在台上演，观者在台下看”的巡校演出以外，剧团会如何突破这种模式，与学生们“平起平坐”？

爱丽丝剧场实验室获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助，于2019-2022年以“中国诗人别传”为主题，推行为期三年的“赛马会中国诗人别传教育剧场计划”。由唐朝、近代，到香港诗人，分阶段推动学生欣赏及创作诗词，在传统单向的授课模式当中，尝试打开另一扇门——让演教员（Actor/Teacher）从“演中教”、学生们从“戏中学”、“做中学”（Learning by Doing）。

计划即将来到尾声，载誉而归。爱丽丝创团人兼艺术总监陈恒辉谈起创作的初心，源于自己从小讨厌上学，但却误打误撞成了老师。这让他常常都思考：怎样的方式，才会令学生有学习的冲劲？“其实戏剧就是一个好的方法。”

一旁的行政总监陈瑞如悄悄补充，“他经常都说：‘戏剧会带给人幸福’。”



学生依据演教员给予的新诗线索，抽丝剥茧找出剧中凶手。



学生依据演教员给予的新诗线索，抽丝剥茧找出剧中凶手。

由三部分建构，不一样的教育剧场

在接触到教育剧场（Theatre-in-Education）以前，陈瑞如已是拥有多年经验的全职舞台演员。一次机会，她成为了一个驻校艺术家，教学生戏剧。其中的一个学生，就给她打开了关于“教育”的一道大门。

陈瑞如回忆，该名学生演戏不特别出众，也未必适合在戏剧方面深造。但一次下课家长向她反映，一直把自己心事藏起来的儿子，因为戏剧话变多、变自信。陈瑞如后来知道，那是有特殊教育需要（SEN）的学生。“原来戏剧大门打开了，”戏剧的力量打开了学生探索可能性的大门，这让她不禁思考：戏剧教学到底是甚么？

在前往英国深造以后，她把“教育剧场”带回来香港，拉着陈恒辉以及一众演教员探索新系统，最后确立现在的“爱丽丝剧场实验室教育剧场模式”。模式分三部分建构而成：“前置教学”、“艺团造访”及“后置教学”。

在艺团造访学校前，剧团会先为老师举行工作坊，即“前置教学”，让老师了解计划的目的，亦提供相应教材供学生先认识有关主题。其后，剧团演教员会到校进行表演，以体验式剧场的方式带起学生的兴趣。而在最后的“后置教学”部份，老师会以专题方式布置习作，作为活动的延伸。

陈瑞如直言，在香港学校课时紧张、地方空间紧拙的情况下，剧团还要花时间说服校方，戏剧与学科融合的原因，对双方的合作度要求好高，“其实是一种压力。”但正因为坚持，在剧团全职推广教育剧场的这六年间，计划的成效变得明显，收获了不少关注与支持。



在初中剧场，推理故事《夜空》把学生带进现代诗人徐志摩及闻一多的故事，学生需以怨恨为题创作新诗。

从唐朝、近代到香港诗人：一场学生的探索之旅

过去三年，艺团教育剧场计划以“中国诗人别传”为主题，内容涵括从唐代的王维、李白、白居易，到近代诗人徐志摩、闻一多、余光中，再及至“后置课程”介绍的本地诗人也斯、西西、饮江和王良和。

陈恒辉说，此次计划暗藏私心，“因为我在中学是读文学，所以里面有很多我青春时期的痕迹。”由剧本中的不少道具以至台词灵感，不少都是来自他自身的生活、学习，以及过往记忆。

可在学生眼中，要理解何谓律诗绝句，或不是一件有趣和简单的事。而对于大部份科班出身的演教员（Actor/Teacher）来说，他们的挑战除了演、还要教。故而事前准备功夫，是艺团最著重的事：每一位

演教员需把不同诗人当研究对象，极其熟习其诗人的世界，进行多轮汇报。最后在陈恒辉抛出的框架下，共同完成故事的构思。

计划分为高小及初中剧场，演出的剧本会因应学生的程度作调整。在高小部份，艺团创作剧本《妙虚传》，故事围绕女侠妙虚在寻觅玉真宝剑中遇重重难关。学生们会化身翰林院准学士，需创作五言绝诗的最后一句，方可在千钧一发之际“留活命”。而在初中剧场，推理故事《夜空》则把学生带进现代诗人徐志摩及闻一多的故事，为找出剧中凶手，学生需以怨恨为题、以新月派的“三美”（音乐美、绘画美、建筑美）主张创作新诗。

据陈恒辉介绍，在2016-2019年间，艺团已举行了第一次三年教育剧场计划（赛马会诸子百家教育剧场发展计划），当时艺团以“诸子百家”为主题，学生们最大的任务是用诸子百家思想去说服他人，“要思考、讲口才、表达能力”。至于这一次，考验的则是学生的创作能力，而结果也是出乎大家意料。

整合老师们给出的反馈，陈瑞如表示不少人都觉得“好神奇好激动”，特别是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——戏剧，留了一个空间给他们。“他们平时在老师眼中是最麻烦、秩序最差的那些，但在这边就是最专注和最出色的。”

学生的创意力和联想能力打破了老师的既定想像，让老师们发现“原来他们‘不是不行的’。”



高级演教员简立强在艺团当中，主要担当协调员的角色，邀请同学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同时引导讨论。

演教员也学会与学生平起平坐

“平时你在剧场里面，灯都黑掉，观众能不能接收你的东西，其实没有很明显，”演教员李耀祺说，如果演员状态不是很好，有些人闭著眼演过去就算。“但是来到教育剧场，真的不行。”

他认为，与传统演出不同，学生们的反应是直接的，他们每次即时的反馈，都是审视自己的机会。

艺团高级演教员赖晓珊同样觉得，在当久了全职演员以后，因为自己学习过不少技巧、也积累够了经验，面对小朋友时很容易会觉得骄傲。但到了教育剧场在带动小朋友进入剧情时，她遇过种种挫折。她问自己：究竟我付出了几多心思给小朋友？我真正了解他们有多少？

小朋友是多样的。在一班三十人不到的班别，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学习进度、性格，给出演教员的反应也会非常丰富。演教员何瑞文参与教育剧场不久，但让她最感触最深的，往往是那些“没有表情的学生”，“无论你说甚么都好，他们没有任何情绪、任何回应，你会见到他们整个人是空空的。”

这令她不禁思想，究竟当下的教育制度发生了甚么事？怎样的成长环境才导致他们变成这样？“在平常的教育里面，他们不需要给任何回应、不需要思考，只需要跟随老师意见。”而教育剧场就是要打破这种困局，在故事不断延伸的过程，带动学生思考、介入。

于是，对于演教员来说，在学校第一下接触学生的时候，就要开始把学生带进戏剧。“当他们排队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看了一遍他们的样子，知道哪些是精灵一点，但哪些可能需要帮一些。”高级演教员简立强在艺团当中，主要担当协调员的角色。除了演出之外，他要“一眼关七”，邀请同学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同时引导旁边的人一起讨论，带动气氛。

在演教员陈子丰看来，小朋友并不难懂，但大人必须放下固有的思维，才能进入小朋友的世界。“在教育剧场，你要用演出令到他们投入，跟他建造、一个虚构世界，其实他就会跟你连结起来。”

教学相长。经历六年的时间，赖晓珊也说自己学会了怎样跟学生平起平坐、以演员的身份去带领，与学生建构对与答的关系，同时间相信他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作为演教员，“我们就要看看有甚么方法可以多给一点，与他们一齐行。”



在初中剧场，学生为找出剧中凶手，需以新月派的“三美”主张创作新诗，并向全班阐释意思。

三年计划即将完结，但更多可能在未来

爱丽丝剧团实验室早在2000年推动教育戏剧，并于2002年开始制作教育剧场节目。不过，陈瑞如指出，艺团培训出一个全职演教员团队，至今不过六年的时间。

回顾过去，她会把这六年切半：艺团前三年实行“赛马会诸子百家教育剧场发展计划”时，她形容是一个“实验”的过程。当时她邀请了英国、台湾的剧团专家到港，不断追问、一同摸索一个专业演教员团队的框架与组成。

“三年过去，我们就慢慢定下来了。”从导演、演教员团队、演教模式的确立，到学校等各方配合和沟通，陈瑞如说，这一次“赛马会中国诗人别传教育剧场计划”，就是一个从实验到实现的过程。

在未来，她希望把一切的经验整理、化成文字，同时在世界恢复人员流通之后，可以多办一些交流。对艺术总监陈恒辉而言，日后他则想把编写方法系统化，把大家一同编写、创作的过程编成有系统的一套。

回归“演与教”的初衷，陈恒辉在访问开始时，曾讲到“戏剧”的小外传——“戏、剧”二字的部首分别是“戈”和“刀”，“两个字其实是‘打架、切磋’的意思”。他说，“戏剧的火花除了能给人带来幸福以外，也可以给人

带来和平”。